



话渔·画渔 (143)

鳖篮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家乡有一种渔具叫花篮，好多人听不明白，花篮不就是装了花的篮子嘛，这跟捕鱼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第一次见识这种渔具也有疑惑，可渔人说，从古到今都这么叫的，还能改了不成？

花篮最初是用来捕鳊鱼的。渔人编好两头留有洞口的竹笼，里面拴条活的小鲫鱼（一根线扎住背鳍上的硬刺），将其沉入水底。鳊鱼喜欢钻洞，偏爱活食，自然会游进笼内，而洞口装了倒须，鳊鱼只能进不能出。后来渔人图省事，不再用竹篾编织花篮了，改用塑料网片替代，下篮时撒些浸泡过的麦粒。原理虽说差不多，但鱼是觅食时误入的。捕的也不是鳊鱼，而是鲫鱼鲤鱼什么的。对渔人来说，管他哪种方式哪个品种，捕到鱼才是硬道理。

鳖篮是花篮的一种。捕鱼的花篮不见有谁叫鱼篮，但渔人对捕鳖的花篮一定称之为鳖篮，当然也有直接就叫甲鱼篮的。鳖篮看似一个整体，实为两个单体竹笼组合而成。单体竹笼长度与直径均在50公分上下，只是一头略微小点，大的一头设置倒须。渔人将两个竹笼略小的一头重合卡住，再别上一根竹签，以防滑脱。花篮捕鳊鱼的诱饵是小鲫鱼，捕甲鱼则大都用猪肝。有人说，甲鱼在水里看见猪肝，就像人在暗夜看见灯笼，老远就感觉到了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吸引甲鱼的是气味，继而是

美食。小时候用缝衣针做鱼钩捕钓甲鱼，把猪肝切成一条条穿到针上，完了到河边洗手。手刚入水，小鱼就疯拥而来，叮食粘在手上的猪肝黏液，痒酥酥的，甚至还有大些的鱼“偷袭”，也不怕人。双手弯曲，保持不动，然后猛一合拢，常会逮到小鱼。由此可见猪肝的诱惑力该有多强了。凡事不可绝对，除了猪肝，猪血或鸡鸭鹅血也行，跟麸皮拌和，用纱布包裹，同样可以达到诱鳖入篮的效果。

有了渔具，也配了诱饵，但未必就能捕到甲鱼，你得知道哪里有甲鱼。老道的渔人沿河走走看看，就能辨别有无甲鱼。清水河边，如有甲鱼爬过，会留下清晰的爪印。若是浑水，则要看仔细点，甲鱼有埋泥的习性，藏身处会有沫花，鼻孔呼吸也会冒出气泡。看出有无甲鱼固然好，但渔人更多的是凭感觉，甚至随性而为。他们相信，只要是甲鱼，它就无法抵御美味的诱惑。

鳖篮多在夏季使用，此时甲鱼最为活跃，也最为贪食。鳖篮通常张在水下1米左右的“二道坎子”上，篮上扣个砖块，好让它沉底。或许担心篮体显眼，渔人还会盖些水草，以增强隐蔽性，减少甲鱼的警觉。

张鳖篮的多半是看鱼塘的人，很少看到正儿八经的渔民，也不见忙里偷闲的农

人，不知何故。看鱼塘的又分两类，一类是看精养鱼池的，一类是看粗养河沟（或庄塘）的。前者大都中年单身汉，鱼池边搭个舍子，夜里当保安，白天帮主人打杂。后者多是老年夫妇，舍子搭在拦河箔口旁，门前架个绞关，有船来了放下拦网，船过了再升起拦网，也叫“看口子”。看口子的只管看口子，防偷盗另外有人，叫“抄塘”的，也就是夜间巡塘。不管哪类看鱼塘的，他们似乎有的是时间编鳖篮张鳖篮。专业渔民也许嫌麻烦，折腾半天就张了十只八只鳖篮，还说不定能捕到甲鱼。张小钩可能更便利，吃蚯蚓的鱼都能上钩，大小通吃，渔民捕获甲鱼多数是这种方式。农人呢，更愿意用猪肝穿针捕钓，再不就甲鱼枪“打”了。

即便是看鱼塘的，也不在自己看护的鱼塘里张鳖篮，精养鱼池尤甚。因为偏爱猪肝的不止甲鱼，是鱼都喜欢，你把鳖篮张在鱼池里，主人固然没养甲鱼，但你捕到放养的青鱼鲤鱼了，这算哪门子事？看口子的还好，毕竟年纪大了，鳖篮里就是钻进别的鱼，主人也会原谅，再说这本就是广种薄收的事嘛。不过，他们知道避嫌，只把鳖篮张到塘外的芦滩旁、河沟边、垛田间。常常是这样，傍晚张下鳖篮，早更去收篮，甲鱼是有几只，可别的鱼也钻进去不少。



二十四节令之二十一

惊蛰

□夏红卫

美妙的沉睡，
是一场漫长的等待。
第一声春雷，
敲响时间的警世和轮回。

喜、怒、忧、思、悲、恐、惊，“惊”者，人间七情之一也。《说文解字》曰：惊，马骇也。从马、敬声。“蛰”者，冬季藏伏于土中，不吃不喝的动物也。何能惊蛰，天空之奏，春雷也。

雷随季节而分，天壤之别。宋代范大成有“轻雷隐隐初惊蛰”之说，春雷，远远地从天边而来，浩浩荡荡，它是用滚动的方式踏过头顶，如同壮汉边走边推大洋铁皮桶。

夏雷则不同，《七月十九日大风雷雨电》：“雷车动地电火明，急雨遂作盆盎倾。”天色突暗，雷声震耳，闪电刺目，暴雨如注。轰轰烈烈地急奔，“咣当”一声，响彻四周，好像击锣于头顶。时而击折树木、坏败室屋，时而伤及人畜。人在天地之间，物也，与动植物是一个“物”字。

村落里，打雷称响雷，下雨叫落雨。小时候最喜欢下雨，下雨天，留客天，常有亲戚来串门，有好吃的。最怕打雷，雷是看不见的，只能听。躲在奶奶温暖的怀里，奶奶轻拍我后背，闭着眼睛念《避雷经》：阿弥陀佛避雷经，好人坏人要分清……奶奶念的经真好听，一辈子也没听够。奶奶已经不在了，但她告诉我，小满啊，人要孝顺，不孝顺响雷会打头的啊！

“一百”这个数字是奶奶最高的幸福指数，她时常念叨小满考一百分，我们家就发大财了……当初就那么的不用心，每次都让奶奶失望。奶奶，这次你放心，你说的话，小满都记住，都刻在心里了，您放一百个心。

写到这里想起个人，他姓吉，名祥。跟我家隔条巷子，五十多岁，圆脸，大耳，光头，矮矮胖胖，见人一脸笑。每次看到他，都会不由联想到寺庙的弥勒佛。多么富有寓意的名字，多么慈善的福相。据传，他被雷打过三次，每次都差一点儿被击中。最严重的一回，他在田野里拼命地跑，雷紧跟着屁股追。

吉祥一生在庄上没做过什么坏事啊？王瞎子说了，他上辈子坏事做尽，这辈子是来还债的，如果再做坏事，早晚被雷打死了。后来，吉祥搬到村里雨华庵，初一、十五早晚准点敲钟，紧十八，慢十八，中间十八徐徐发，两度共一百零八。钟声悠扬、悦耳、静心。听说，苏州寒山寺的钟声，缓急也是一样，不知真假。说来费解，守庵的吉祥，雷再也没找过他。

民谚曰：春雷响，万物长。隐隐约约的雷声中，最得意的属于野草，如同一群没人管的顽童。远看草色近却无，空气中弥漫着混和的泥土味。

沉睡的蚯蚓醒了，田埂边一坨坨小圆颗粒，那是夜间拱出洞口的粪便。蛇和青蛙们一块醒了吧，没有先后。青蛙要命，蛇要饱的故事，又会一幕幕上演，这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，也是节气的脚步，慢不得快不得不得。

噢，对了，醒了的还有癞蛤蟆。一副懒散的样子，缓缓地在田埂中间爬行，从不知道躲避行人。蛇不愿惹它，女孩们怕它，我们一脚下去，踢得远远的，天大的理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——美得你。

人勤春来早。田野里，身影重重，理墒沟、锄杂草、整田埂……实在没事，腋下夹着外套，去空旷的田头河畔瞎逛，侧头看天，低头自语。蹲下身来，抓块泥土，手心搓搓，鼻尖嗅嗅，满眼欢心。这

个逛，跟逛街的感觉一样惬意。

爷爷说：惊蛰节，不能歇。这个时节翻土地，就像给土地挠痒痒。挠痒痒舒服吗？那当然了，爷爷最喜欢我给他挠痒痒。他后背宽又硬，我挠上面，他说下面痒，我挠左边，他说右边痒。爷爷眯着眼，乱指挥，我知道他是故意的。挠完了，爷爷对着我的小手用嘴呵气，表示奖赏，一口仙气三分钱，小满长大手赚钱。爷爷给土地挠痒痒，土地给爷爷的奖赏又是什么了？

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，南宋僧人志南的《绝句》。乡村的柳树，可不是用来创作诗句的，木匠师傅用它打椅子和板凳。柳树几株依水而栽，垂长的枝条缀满嫩芽，随风舞动。我们没女孩子们那份臭美的闲心，折几条柳枝，扎成小圈，作伪装的帽子。放学期间，我们上演八路军打伏击，匍匐前行。

有人传娼姨不但喜欢折柳枝绕成圈戴在头上，还喜欢偷偷吃桃花。难道服用桃花，有美容之效。反正庄上的小伙子们有事没事跟在她屁股后面转，宛若丢了魂。娼姨是村落的劫，桃花劫。哪张嘴说的，谁也不承认，最后推到王瞎子身上。王瞎子又看不见，他怎么会知晓村落的劫了？有好事者曾悄悄窥伺王瞎子，他只笑不语。

村落的桃树不多，它们散落于圩堤和河边，明理人瞧见便知不是有意栽植。一株一株的分散，绿色的大地，清澈的流水，粉红的枝头，像幅静默的水彩画。我猜想，它们是不是某个时辰，无意间随手扔下的一枚桃核生长而成？

我期待能拥有自己的桃树，尽情挥舞自己的桃木剑。曾有预谋的在“大扁头”屋后空地无数次丢过桃核，煎熬地等待，结果大失所望。

父亲喜欢摆“桃李满天下”的谱，听

得耳朵根起了厚老茧，其实我更费解桃跟李有什么关系？后来读到《乐府诗集·鸡鸣》：“桃在露井上，李树在桃旁，虫来啖桃根，李树代桃僵。树木身相代，兄弟还相忘！”这才知晓，原来桃树跟李树是生死之交，就像曾经的我跟礼官。可人啊，走着走着就散了，而今村落里只有桃树没有李树。礼官在外打工，春节也难得归来，只有清明时回。

学校开学快个把星期了，新课本未曾领到。教室里屁股坐不住，浑身不自在。什么是自由？自由不是你干自己想干的事，自由是可以不干自己不想干的事。

下午第一节课，窗外太阳暖暖地晒着，人一舒服便想打瞌睡，眼睛皮会不由自主地时时来个热情拥抱。语文老师李先生，天生的多愁善感，可能受春色的熏陶，心花怒放诗性大发，摇头晃脑地讲解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四年级的学生，哪懂那份喜悦与牵挂，无奈跟愁绪。

教室里突然安静下来，呼噜声从窗角传来，带有节奏感，“大扁头”正做着春秋大梦。李先生眉头紧皱，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来。从粉笔盒里挑出一小节，瞄了瞄，远远地抛向“大扁头”。李先生的粉笔头真有眼睛，准确无误地击中“大扁头”的脑袋，发出“咚”的一声。“大扁头”醒了，嘴角挂着口水，目光呆呆的。学生们捂起了嘴，“咯咯咯”地笑。

惊蛰的雷声，敲醒了沉睡的大地。李先生的粉笔头，敲醒了沉睡的我们。其实，他们都是天地间的敲钟人。

惊蛰期间，还有件大事。二月二，龙抬头，找建武剃头，雷打不动。为什么二月二，要剃头？也许，先辈们希望我们从安逸中醒来，从头开始，迈向新一年艰辛的旅程。